

民间传说读后感(模板5篇)

写读后感绝不是对原文的抄录或简单地复述，不能脱离原文任意发挥，应以写“体会”为主。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？知道读后感怎么写才比较好吗？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，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，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

民间传说读后感篇一

扬州城内，往常唐忆瑶和江梦飞闲庭信步时，心里总是会涌出一股甜蜜，脸上红晕灿若云霞。然而，最近不知怎的，唐忆瑶变得郁郁寡欢，终日眉头紧锁。

“阿瑶，你怎么了？”江梦飞关切地问。

“啊？没，没事儿！”唐忆瑶晃过神，脸色却煞白。

唐忆瑶是唐门用毒高手，自小和母亲相依为命，后来被义父唐戊收养。两年前，义父派她去暗杀江天南，未果，却被江天南一剑导致重伤，逃走后倒在路边，被江梦飞所救，又将她带回碧凝庄。相处时间长了，她居然爱上了江梦飞。

可是，这误打误着的棋子，顺应了唐戊的心。两日前，她接到唐戊的命令，三日内务必杀掉江天南。可是，江天南是江梦飞的父亲啊！她的内心陷入焦灼，万般痛楚。

是夜，万籁寂静。一道恍惚的暗影飘过扬州城的护城河，沿着光滑峭立的城墙如猿猴攀缘，飞身直至城墙顶端，随即遁入城墙一座暗房。是唐忆瑶！

暗房原是用来存放将士的盔甲和兵器的，近年来天下还算太平，故此已有许多年月无人来此了。古旧的暗房内漆黑一片，“噗”的一声甩袖，银烛猛地一亮，将整个暗房照亮。唐忆瑶惶恐跪拜道：“忆瑶见过义父！”

“事情办得怎样了?”枯瘦如柴的唐戊转过身来，一双凌厉的眸子却迸发出极阴冷的光。

“尚……尚未完成!”唐忆瑶战战兢兢，和义父相处多年，她深知义父秉性。

“哼!第二天了，明日倘若还是这般，仔细你娘的性命!”唐戊的眼中露出杀机。

“不，不要!义父，求你不要伤害娘亲!”唐忆瑶乞求中已有哭意。

“那你就在二者之中做一个选择吧!要么，你娘死;要么，江天南死。记住，你的时间不多了!”唐戊冷道，身形却遁声而去。

次日，唐忆瑶捧着一杯云烟过雨茶前往江天南书房。来之前，她已在茶中倒入了五毒散。五毒散，无色无味，就算江天南死了，也不会有人知道是她下的手。她纠结了一夜，在娘亲和未来的公公之间，她还是选择了娘亲。想着，想着，心中有些不安，她自袖中摸出一只益虫塞入茶里。

“嘭嘭”两声，唐忆瑶叩指敲门。

“忆瑶么?进来!”书房内传来江天南熟悉的声音。

“伯父，给您送茶来了!”唐忆瑶推开房门，故作镇定，徐徐步入。

“嗯!忆瑶，来，坐下!”江天南招呼着她在对面坐下，“忆瑶，你来我江家已经两年了!你觉得梦飞这孩子怎样?”

“梦飞待我很好……”说着，唐忆瑶红晕乍现，更增少女羞涩风韵。

“那你喜欢梦飞么？”江天南一句话问得唐忆瑶满脸通红，她不知道怎样回答。

“那是不喜欢了？”

唐忆瑶神色惊愕，连忙摇头。

“那就是喜欢了！如此，甚好。”江天南捋一把胡须接着道，“你一孤苦女子，无依无靠，我这糟老头子，就替你们做主，择一个良辰吉日，早日将婚事办了吧！我也好尽早享受天伦之乐！哈哈……”

自江梦飞所救之日，唐忆瑶就向江家声称自己父母被仇人所杀，流落至此，无依无靠。两年来，也多靠江梦飞和江天南的关心，才渐渐放下心事。此刻，唐忆瑶呆住了，她没想到江天南会在此时提出这事。

正当江天南端起茶水准备喝之时，书房门被重重地撞开，江梦飞大咧咧闯进来，笑道：“痛快！”他三两步踏到父亲身侧，随手夺了茶水，一饮而尽。唐忆瑶脸色忽地煞白，苍白若纸。

江天南嗔道：“胡闹！你这孩子这般顽劣，忆瑶在前，不怕人家笑话！”

“父亲恕罪！孩儿听了一个有趣的故事，故而情不自禁！”他如此说，眼睛瞟向唐忆瑶。被这眼神一扫，唐忆瑶忽觉芒刺在背，心神紧张。

“什么故事？说来听听……”江天南问道。

“这是一个关于农夫与蛇的故事！话说……”

唐忆瑶忍着内心的纠缠，心跳剧烈，江梦飞口中的每字每句，都刺进她的心头。她眉间一拧，自袖中摸出一只青瓷药瓶，

指甲轻轻一挑，拨开了瓶口。一股清淡的香气自房间蔓延开来，江天南全身心放在儿子所讲的故事上，没有注意到室内的香味，未几，安然昏睡。

江梦飞运足内气，抵御奇香和体内的剧毒，眼神突然变冷：“唐忆瑶，你真蛇蝎心肠！我一直以为你是被冤枉，护院阿布惨死，尽管屡屡线索都指向你，可是我还是不愿相信。直到昨天晚上我偷偷跟着你看到唐门败类唐戊，我才懊悔当初为什么要救你回来。呵呵，救你也就罢了，为何我这傻子还会爱上你？”

“不，梦飞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的！是……”唐忆瑶哭诉道。

“那是怎样的？你告诉我！”江梦飞突然恨声道。

唐忆瑶噤声，她已经看到，血顺着江梦飞的嘴角滴落地上。江梦飞噙笑：“可是，我不相信你会杀我！与其看着你杀了我的父亲，倒不如我换父亲一命。”他突然真气逆涌，毒性发作，狂吐出一口血，急道：“答应我，不要杀害我的父亲！”唐忆瑶浑身一颤，强忍着泪水，冲着江梦飞使劲点头。

碧凝庄上飞鸽传书，书上只写两字：江亡。

扬州河畔，一叶扁舟漂荡于水面。舟中二人安详昏睡，正是江家父子！

忽然船身严重翘起，年轻男子一跃而起，心中充满疑虑，看到身侧的江天南，大声嚷道：“父亲，父亲！”他注意到身侧的一张宣纸，打开一看，惊呆了：梦飞，对不起，当你醒来时，你们已经安全了！伯父身上的包裹里边放足了盘缠，够你们花销一阵子了。唐门这祸害是我带给你们江家的，也自当由我带回。碧凝庄你们是回不来了，因为唐戊下令，今晚要驱毒人血洗碧凝庄。感谢上苍，让我今生能遇见你，只是，我戴罪之身，何德何能嫁给你？如若有来生，我定不负你！阿

瑶绝笔!

江梦飞的眉间露出痛苦之色，原来唐忆瑶终究无法对江天南下毒手，之前虽在茶中下了五毒散，而后却又将唐门秘蛊蜉蝣投入。此蛊可吸附天下奇毒，故而江梦飞喝了茶水中毒，然而毒物却在肺腑间被蜉蝣吞噬干净，而书房内的香气却只是普通的迷魂散而已。

“你不打算去救阿瑶么？”江天南不知何时已经醒来，问道。

“父亲!你都知道了?”江梦飞惊道。

“嗯，两年前她进入江家时，我就知道她是那个女刺客了!”江天南叹道。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记住，莫要让自己后悔!”江天南打断儿子的话，“不用担心我，我江天南至今还没怕过什么呢!”

江梦飞拜别父亲，操起身侧的君子剑，运足轻功向碧凝庄奔去：阿瑶，一定要等着我啊!

碧凝庄，唐戊带着驱毒人进入庄内，却没有碰到一个人，正疑惑间，江天南的书房门忽然开了，唐忆瑶从里走出。唐戊道：“江天南人呢?你不会说把他放走了吧?”

“那又怎样?”唐忆瑶冷道。

“你当真不担心你娘亲的性命了?”唐戊要挟道。

“你以为我不知道，娘亲已经被你杀死了!”唐忆瑶哭着呼喊出来。

唐戊惊愕，随即笑道：“不错!你娘确实已经死了，不过，你

是怎么知道的？”

唐忆瑶眼中冒火，她记得三年前，偷看到唐戊非礼娘亲，娘亲不从，唐戊便施用噬心蛊将娘亲杀死了！当时她还小，尽管身负血海深仇，也只能忍住，认贼作父，寻找机会报仇。她忽然冷笑：“唐戊，你没发现有什么异样么？”

唐戊的面部突然僵住，他使劲儿嗅了嗅，惊恐道：“磷粉？”唐忆瑶笑了。

江梦飞运足内气于丹田，施展轻功身法，在梁间奔纵雀跃，大声呼喊：“阿瑶……”

民间传说读后感篇二

闫五有一把削铁如泥的斧，江湖上称之为“神斧”。凭着它，闫五盘踞武林霸主之位十余年。尽管多年来，各门各派的武林高手不断前来向他挑战，但是都铩羽而归。闫五在江湖上就有了“斧神”的称号。这一天，“剑圣”柳究约闫五决斗于狼集山。闫五本无意取柳究的性命，但柳究招招攻击其要害，迫使他不得不狠下杀手，厮杀两个时辰后，终于在筋疲力尽之际，将柳究劈为两半，自己也被他的剑刺成重伤。

竭尽全力回到闫府，闫五对夫人紫燕交代了后事，就咽了气。

安葬了闫五，紫燕叫来闫五的两个徒弟，神色凝重地说：“你们的师父临终前嘱咐，由高赫掌管《斧谱》和‘神斧’，你们师兄弟务必精诚团结，将斧功发扬光大，竭力铲恶锄奸。”

高赫是大徒弟，功夫也远胜于小徒弟姜楚，闫五这样“以大带小”、“以强领弱”的安排再自然不过了。

闫五丧命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江湖，便隔三岔五地有高手前

来挑战高赫。其实他们是觊觎《斧谱》和“神斧”，因为拥有这两样神乎其神的宝物，武林霸主的地位自然是唾手可得了。所幸的是，高赫不愧是“斧神”的高徒，前来挑战的高手无不伤筋断骨大败而去，甚至命丧“神斧”之下。自此后，高赫自诩天下第一，就渐渐地变得放荡不羁和狂妄了，他甚至觉得以自己的身份，应该过上锦衣美食的生活，而不是现在粗茶淡饭的日子。如此一来，他就触犯了闫五定下的不与官府为伍的规矩，和县衙的人称兄道弟。他虽然不敢怒对师母的规劝，却是一副奈我如何的模样。

一天晚上，高赫酒后回到闫府，不见了师母和师弟。高赫对他们早就心生厌烦，紫燕对他的言行经常喋喋不休，而武功平平的姜楚更让他羞于为其师兄，所以，在他看来，他们早走早好，最好永远不再回来！

不久后，高赫就娶妻纳妾，仆人成群，闫府变成了高府。

大凡学武之人都逞强好斗，所以江湖中为称霸武林而你争我斗，是再正常不过的事。但自从高赫成为霸主后，江湖中的争斗就偃旗息鼓了。因为高赫已经成为县令的座上宾，挑战高赫无疑就是和官府作对，即便得了武林霸主的称号也绝无安生的日子，所以无论是谁，即便有称雄之心也无逆天之胆。

官府需要的就是整个武林了无生机的局面。其时，天灾频发，今年洪涝明年旱灾，别说征收税赋，单是治理遍地的流民就已经让官府头疼不已。但偏偏就有一些逞英雄的武林人士不但不为官府分忧，还率领流民闹事，抗拒缴纳税赋，甚至要挟官府散发官粮救济灾民。当年的闫五就是这样一个人。现在高赫取代了闫五，甘心效劳于官府，除去了县令心病，自然让县令喜上眉梢，当然要以官威来竭力维护高赫的霸主宝座。县令下令打造一块牌匾，悬挂在高府的大门之上，牌匾上是熠熠生辉的两个字：斧神。

高赫能顺利坐上武林霸主的宝座，自然也对县令感恩戴德，

县令交代的事情，无不尽力而为。流民面对发着寒光的“神斧”无不胆战心惊，再乱的场面，只要“神斧”一出现，就瞬间静息。

江湖就这样死气沉沉地过去了十年。但这十年来，官府又有了新的烦恼：盗窃案件与日俱增，每天都有富豪人家到县衙报案。一查，犯案的都是那些灾民。衙役们每天都为捉拿案犯而疲于奔命，牢狱也人满为患。县令头疼不已。

一天，县令正和高赫商议治安的对策，一个衙役进来，呈上一根绳索，说道：“刚才有人让一个小乞丐送到衙门，说是献给‘斧仙’。”高赫拿着绳索左瞅右瞅，不明白其中的名堂。县令也看着绳索沉思良久，突然抚掌欢叫：“高人啊高人，良计啊良计！”

高赫茫然地看着县令。县令拿过绳索，甩了几下，乐呵呵地说：“有了它，何愁牢狱人满为患！”

自此后，县衙抓到案犯，不再关进牢狱，而是用绳索绑住手脚，丢在菜市场口，任其风吹雨打日晒。看管的衙役时不时还用皮鞭伺候，百般折磨。哀嚎声响彻菜市场，令人毛骨悚然。

一天晚上，在菜市场看管案犯的两个衙役挨不过困意，眯眼养神，不知不觉就睡着了，醒来的时候已经是半夜。听到一个案犯在挣扎，两人上前，月光朦胧，看不清案犯模样。一个衙役踹了案犯一脚，训斥道：“还想跑！”案犯不说话，只是嘴里发出“呜呜”声，另一个衙役狠狠地甩了他一皮鞭：“还不老实！”案犯于是不再发声了。

天亮后，看管案犯的两个衙役都大惊失色：他们昨天夜里收拾的那个案犯竟然是县令！县令全身被一根绳索死死绑住，嘴里塞着裹脚布。

是谁那么大胆，又有那么好的身手，在县令熟睡后，将他悄无声息地捆绑了丢到这里？

县令用狐疑的眼光看着高赫。高赫心中一惊，马上表白忠心：“大人放心，我一定设法捉拿那个该遭火烧雷劈的歹徒，将他碎尸万段！”

又一天中午，高赫在县衙里和县令品茶，一个衙役冲了进来，叫道：“大人，不好了，有人在菜市场摆擂台！”

县令茫然地问：“什么擂台？”

衙役说：“比武擂台。”

高赫禁不住呵呵地笑了。

县令对衙役不耐烦地说：“尽管拿下就是了！”

衙役哭丧着脸说：“此人武功极高，两三招就打翻了我们几个弟兄。”

高赫抓起身边的“神斧”，笑着说：“它已经多年没有闻到血腥味了，我也该活动活动筋骨了。”

高赫和县令在一群衙役的簇拥下，大摇大摆地来到了菜市场。一个简易的擂台就搭建在菜市场边，四周围满了看热闹的人，一个约莫三十来岁的汉子孤零零地站在擂台上，这人无疑就是擂主。

高赫来到擂台下，笑着问汉子：“好汉何方英雄？摆擂台意欲为何？”

这个汉子其实早就注意到了高赫，此时他微微一笑，说：“在下不是英雄，也不想当英雄，摆擂台只想要回两样东西。”

高赫疑惑不解：“什么东西？”汉子说：“《斧谱》和‘神斧’！”

高赫先是一愣，接着狂笑不已，县令和一帮衙役也大笑不已，看热闹的人们吓得脸色大变，纷纷躲到一边。

汉子等高赫他们笑够了，才又微微一笑说：“当年师父的预料不差毫厘，你早就已经不配再拥有这两样宝物了。”

高赫大吃一惊，仔细看汉子，惊呼：“姜楚！”

没错，这个汉子就是高赫已经失踪多年的师弟姜楚。姜楚仍是微微一笑，问高赫：“是你自己将宝物交出来，还是我去取回来？”

高赫冷笑说：“你真是厚颜无耻！当年师父留有遗言，指定我掌管这两样宝物。”

姜楚怒声说：“以你的所作所为，你现在还是师父的传人吗？还有资格掌管宝物吗？”

高赫恼羞成怒，手握“神斧”跃上擂台，厉声喝道：“我今日要用你的血来祭‘神斧’！”

姜楚反手在身后，一副对高赫满不在乎的样子。高赫气得七窍冒烟，喝道：“快快亮出你的兵器！”

姜楚从怀里掏出一样东西，大家一看，顿时是一片惊呼声和狂笑声一看热闹的百姓惊呼，官府的人狂笑，因为，姜楚手里拿的只是一根普通的卷成一团的绳索！虽然还未比武，但无论是谁，都已经对结果毫无悬念了一倒下的，肯定是姜楚！

姜楚笑着问高赫：“你忘记它啦？”又转脸问台下的县令：“大人，那天晚上它伺候您老人家还舒服吧？”

县令脸色铁青，朝高赫喝道：“高赫，倘若你今天不捉拿下这个逆贼，就视同你是他的同谋！”

高赫大喝一声，挥斧朝姜楚劈了上来，招招劈向他的要害。姜楚身子轻盈，或跳或蹲，左躲右避，避开“神斧”的锋刃。他突然快速绕到高赫的身后，一声大喝，甩出手中的绳索，瞬间绳索变得坚挺笔直，狠狠地打在高赫的肩膀上。高赫一踉跄，痛得倒吸冷气，几乎要脱斧。他这才明白，当年武功平平的姜楚，此时的功夫已经是登峰造极，可以通过运气让绳索变得坚硬如铁。

高赫转过身，挥斧劈向绳索，就在利刃即将触到绳索的刹那，绳索却变得柔软如棉，被姜楚收了回去。高赫还未明白怎么回事，姜楚又绕到他的身后，甩出绳索。绳索绕着高赫快速旋转，停止以后，已经将高赫全身上下像包粽子一样紧紧缠住。“神斧”已经脱落一边，高赫无法施展身手，只能哇哇乱叫，胡蹦乱跳。姜楚疾步上前，伸手在高赫的头顶拍了一下，高赫惨叫一声，轰然倒地。

姜楚收回绳索，对高赫冷冷地说：“我还留你一条小命，只是点了你的百会穴，废了你的武功。”

高赫已经是全身瘫软，双唇一张一翕：“你……你……这是什么功夫？”

姜楚在他的身上找出《斧谱》，呵呵笑两声，说：“反斧功！”说着，抓起“神斧”，跃下擂台，台下的人还未反应过来，他就瞬间无影无踪了。

百姓们醒悟了过来，纷纷喝彩：“好……”

县衙的人已经吓得心惊胆战，岂敢上前捉拿姜楚？

当年，闫五深知高赫的为人，预料到他迟早会背叛师门，之

所以将《斧谱》和“神斧”让高赫掌管，是因为他当时的功夫远远强过姜楚，倘若姜楚掌管这两样东西，定会被他害死。而且当年的姜楚也无能为力面对武林高手的挑战。闫五在柳究的身上拿到了一本《剑术》，发现这套剑术是专门对付斧功的，于是交代夫人，让姜楚躲开高赫潜心练这套剑术，倘若高赫真的背叛师门，就寻找时机清理门户。姜楚知道“神斧”削铁如泥，再坚硬的兵器也奈何不了它，于是以绳索为“剑”，以柔克刚。

民间传说读后感篇三

小山村沸腾了，村民们连续几天的担忧和恐惧随着一大一小两只狼的“落网”而渐渐消失，全村的老老少少、男男女女都聚集到村西头山坡的一个土坑前。

一大一小两只狼正在里面欢腾跳跃，每一次的努力目标都很明显，就是想要逃离这个是非之地。对它们来说，此举却是徒劳无功，喊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。

村长看见这一幕，对身边的岳泳说：“活该，这是报应啊！一会儿我们就送它们上西天！”

坑底下的那只大狼好像听懂了人话，恐惧和悲戚的神情弥漫在它的脸上，肌肉一颤一颤地抖动，片刻，它放弃了跳出土坑的想法，而是用自己的双爪紧紧地抱住了小狼，抬高了头颅往上面望去。

看到这一幕，岳泳接着村长的话说：“是呀，这两只畜生祸害了我们多少只猪羊啊，现在知道害怕了吧？可是晚了！哼哼，一会儿就抽你们的筋，扒你们的皮！”

岳泳家也是受害者，狼袭击小山村的时候，他家在半个月内一共损失了两头猪一头羊，最让他担心的是自己的小孩子。几天前的傍晚，孩子告诉他说，爸爸，我刚才在村西头遇见

了一只“大狗”，尾巴长长的，目光凶凶，就站立在我的面前。小孩子一动不动，那“大狗”盘膝而坐，静静地看着他，最后，小孩子哭了，大声地哭起来，有大人走过来了，“大狗”才悻悻地离开。岳泳知道自己儿子口中的“大狗”就是吃人的狼，太危险了，现在想想后脊梁背都直冒冷汗！

村民站在坑前，往下张望，在那里议论起来，先是痛数了狼的罪恶，后就在一起商量怎么处理这一大一小两只狼。有人说，干脆往下面扔木柴，然后点上火，烧死它们；有人建议，不管不问，活活地饿死它们，看这情形，它们肯定是自己爬不上来的，这样还可以得到两张狼皮，金贵着哩！

村民的想法都集中在两点上，前一个解恨，后一个实惠，他们争执不下，就过来找村长拿主意，“村长你赞同哪一个方法，拿个主意吧！”

村长站在那里，没有马上回答，而是从衣兜里拿出一根烟来，不慌不忙地点上了，吸了一口，烟雾四处散开的时候，紧蹙的眉头也展开了：“嗯，这两个方法都不错，可是唯一的缺点，就是用的时间都太长了，也太麻烦，我们干脆就用石头往下砸吧，把它们都砸死，既可以解恨，也可以得到狼皮。”

大家一听，觉得这个办法实在绝妙，也很简单，都跃跃欲试，四下里散开，寻找石头去了。

石头在山村里到处都是，不一会工夫，十几个村民的手中都拎着一个石疙瘩，他们只要往下一砸，一大一小两只狼立刻就会殒命在土坑里。

最先捡到石头的村中后生走到了坑前，瞄准下面的那只大狼就砸了下去，砸得很准，下面传来了一声沉闷的呜呜声，凄厉而痛苦。那个后生高兴地在上面喊了起来：“砸到了，砸到了，大家都快过来啊！”很多村民一听，都探头往下看，

看见那只大狼一身是血，大家幸灾乐祸地笑了起来。

他们也举起了自己的手，就在他们将要把石头往下砸时，突然在旷野中传来一声狼嚎，声音威严而恐惧，震动了现场所有人的心魄。

在村民们一愣神的工夫，从对面地方200多米的地方，不知道何时出现了一只狼，正疾步往这里奔来。这只狼一身白色，似在月光下漂过一般，模样比洞下的狼还要高出一头，腿粗健行，如电闪过，一会儿的工夫就站立在离村民不足十几步远的地方了，然后停下脚步，与村民们面对面地对视着，眼睛通红一片，如血染过一般。

村民们一时间骇然至极，片刻间大脑一片空白，半晌才明白过来，原来这是土坑下被困狼的同伙，刚才一直在远处观望着，这里一举一动都在它的眼里，恐怕是看见人们已经对它们动手，情况危急，便不顾一切地跳了出来。

村民们虽人多势众，却也不敢与它对峙，呼啦一下往后退去，在距离土坑20多米的地方停下，把手中的石头攥得紧紧的，以防不测。

那只白狼看见人们退去，也不追赶，而是在土坑的四周转起圈来，好像在思考着什么。转了十几圈后，它飞速地离开了土坑，往后面的山坡跑去。一会儿的工夫，它嘴里衔着、前爪抓着一些枯枝过来，然后往土坑下面丢去，丢完再去寻找，一趟又一趟，干得热火朝天，满头大汗。

村民们看见这一幕，开始很奇怪白狼的举动，但看着看着就看出了门道：原来，这白狼往下扔枯枝，是想把土坑垫高啊，里面的“俘虏”好借此往上爬升，逃离险境。好精明的白狼啊！

几十趟过后，底下的枯枝已经累积了一定的高度，下面的一

大一小两只狼也频繁地踩着枯枝往上爬升。可是枯枝太少，也太软了，一次又一次，都从上面摔了下来，不仅没有达到效果，反而消耗了巨大的体力。

白狼在上面看得清楚，下面每一次白费功夫，都换回它无数次叹息。它又开始在四周转起了圆圈，一圈又一圈，神色焦急而痛苦，最终它停了下来，好像做了一个决定，于是，人们看到一道白光闪过，白狼消失不见了。

“白狼跑哪里去了，怎么不见了？”村民们以为白狼又跑去找枯枝了，但半个小时过去、一个小时过去了，还是不见白狼的身影，人们等得心急，有胆大的人说：“我们过去看看吧，看看白狼搞的什么鬼。”

村民们虽然还心有余悸，但毕竟是人多势众，纷纷附和道：“走，走，看看去，大家小心一点儿啊！”

村民们小心翼翼地往前探去，重新来到了土坑前。他们往下一看，里面已经是3只狼的身影了，白狼不知道什么时候也跳了下去。白狼此时正弯曲着身体，它与那只大狼首身相接，垒成一道狼墙，小狼在最上方，身体一努一努的，可是由于那土坑实在是太深了，小狼在做了最终的努力后，得到的却是免不了从上面掉下来的结果。一次次的摔倒，一次次的重试，一副永不放弃的样子。

村民们看见这一幕，禁不住被白狼牺牲自己也要救出同伴的举动感动了，他们都放下了手中的石头，没有人再提出杀戮这3只狼的提议，也好像忘记了它们曾经对自己所带来的伤害，对这3只狼的行为产生了好奇：“它们是什么关系啊？你看那两只大狼，一门心思想要把小狼营救出去。”

还是村长有经验，他仔细地看了看，很平静地说道：“它们是一家子，白狼是一家之主，大狼是只母狼，那只小狼是它们的孩子。”

下面的狼父母充耳不闻村民的谈话，继续它们的营救计划。

看见它们想逃跑，有的村民开始又提如何处理它们的话题：“哈哈，这次是一网打尽了，我们没有什么担心了，继续行动吧。”

人们的思维又被拉到这上面，有人应和，开始又拾起丢掉在地上的石头。村长却制止了：“我看算了吧，放了它们吧。”

“这怎么能行，放了它们又重新作恶怎么办？”提出疑问的人看着村长问道。

村长说：“动物都是有灵性的，放了它们会知恩图报的，我想它们不会再来骚扰我们的，更何况现在我们杀了它们，说不定还有它们的同伙要报复我们的，放了、放了，听我的！”

众人看村长下了决心，也很有道理，便不再说什么，四下里寻了许多的树枝，往下扔去，然后就陆陆续续地离开了。后来，这一家子就爬上了土坑。白狼在离开小山村的时候，一步三回头，对这里的人们充满了无限的感激。

它们离开了这里，从此以后再也没有来过。

民间传说读后感篇四

陈桥兵变之后，宋太祖赵匡胤时刻想着统一天下。南唐后主李煜却依据长江天险，进贡而拒不交出主权，阻碍着南北统一。

这天上午，太祖正在和众大臣商议如何攻打南唐，侍卫禀报，宫门外有个从江南来的书生，要求圣上册封官职。

江南人文底蕴深厚，来人开口就敢要官，定有几分真才学。

时下正是用人之际，何必拘泥于小节。想到这里，太祖便要宣此人上殿，却被宰相赵普拦住了：“陛下莫急，来人如此张狂，小心有诈。”说完他问侍卫，“来人可报了名号？”

“樊若水，来自南唐金陵。”

不等待卫说完，一位臣子已忍不住笑出声：“请陛下恕微臣无礼，陛下可曾听说过‘大漠孤烟落日圆’的笑话，说的就是这个樊若水。”

原来，樊若水的父亲是南唐池州一个县令。作为县太爷的公子，樊若水从小就仗着自己读过几天书，恃才傲物，谁也不放在眼里。有一年，他到都城金陵参加科举考试，想一举成名，光宗耀祖，没想到被主考官毫不留情地刷了下来。他很不甘心，就给皇帝李煜写信，提了一些治国理政的建议，并奉上了自己的几首得意诗作，其中一首开篇之句就是“大漠孤烟落日圆。”李煜此人，论管理国事远不及父辈，但是谈诗词歌赋，却是顶尖高手。樊若水的几首诗，哪里入得了他的法眼，不但被他当场扔进了废纸篓，还被时常当做笑话取乐。此事在金陵乃至整个南唐，无人不晓。

“陛下，樊若水肯定是在南唐混不下去了，才到我大宋来。臣以为对这等沽名钓誉之徒，不仅不能召见，还应赏一顿棍棒，以扬我大宋国威。”

听完大臣们的意见，太祖深思良久说：“人家大老远跑来投奔大宋，心意可嘉。于情于礼，都应见上一面。”

在宫门外晒了大半天太阳，才得以宣见，樊若水心里十二分不痛快。他气呼呼地走进宫，见了太祖也不跪拜，只拱手作了个揖，算是打招呼。

见他这副鼻子不鼻子的臭模样，登时就有臣子要发作，被太祖用眼神止住了。为了缓和气氛，太祖特地叫人给樊若水赐

座，然后亲切地问：“你为什么要取‘若水’这个名字啊？”

樊若水回答：“我自幼喜欢读书，曾经看到唐朝有个大臣叫倪若水，为人刚直，我很仰慕他，所以给自己也取了这个名字。”

他这话一出口，旁边侍立的臣子差点儿没笑喷了。原来唐朝那个大臣不叫倪若水，叫倪若冰。因为书是竖着排版的，那个“冰”字就是在“水”字的左上角加上那么一点，如果读得不仔细，难免会把“冰”看成“水”。

听到众人的笑声，樊若水急了：“有什么可笑的？太宗皇帝说：‘夫以古为镜，可以知兴替；以人为镜，可以明得失。’难道我们不应该向古人学习吗？”

太祖虽然行武出身，书读得不多，但是对这些史实还是知道的。看到樊若水面红耳赤的着急模样，知道越是心高气傲的人，自尊心越强。于是不但没有揭穿他，还笑呵呵地说：“看来你知道不少古人的事呀，不错不错，我给你改个名字，就叫知古吧。”并赐樊若水进士及第，加封官职。

待樊若水出宫后，众大臣纷纷进言，请求太祖收回成命，说此事一旦传出，定会遭到天下百姓耻笑，说太祖不懂用人之道，有辱圣明，而且还会引来更多不学无术之徒。

太祖摆摆手，止住大家的议论：“知古虽然学而不精，但是关心国事，尊崇先贤，有此赤诚之心，实在难能可贵。假以时日，能当大任。”

话说到这个份上，众大臣不便再言语，独有赵普忧心忡忡。陛下做事素来沉稳，今日之事太过荒唐，该不会是日夜思念渡长江，神智糊涂了吧？退朝之后，他吩咐几个贴心侍卫，昼夜盯住樊若水，一有风吹草动，立即禀报。

再说这樊若水出宫后，回到客栈不吃不喝，倒头大睡。第二日，他叫店小二将酒菜送入客房，一边喝酒，一边对着任命书时而仰天狂笑，时而捶胸痛哭，时而放声高歌，时而倒地长叹，把客栈闹得鸡犬不宁。第三天，他紧闭门窗，足不出户。听送酒菜的店小二说，他一直呆在那儿自言自语，一会儿说此事万万不可，一会儿又说时势使然。第四日、第五日，他不启程赴任，反倒把汴梁城的角落走了个遍。

听完侍卫的禀报，赵普也糊涂了，这樊若水要官不上任，到底唱的哪一出啊？第七日退朝之后，他便将这些告诉了太祖。太祖听了很生气，叫人宣樊知古即刻进殿。

很快，樊知古就来了，“陛下，微臣已在宫门外恭候多时了。即使陛下不召见，微臣也会求见。”

“哦？”太祖有些意外，“说吧，你又想求何事？”

“是不是嫌上次陛下封的官职太小，想求个更大的？”赵普忍不住讥讽道。

樊知古不理睬赵普的冷嘲热讽，对太祖说：“微臣无他事相求，只想求陛下收回成命，让微臣做回一介布衣。”

“放肆！我大宋的官职是你想要就要，不想要就不要的吗？你当这是菜市场？你眼里还有没有陛下？”

“微臣知罪，请陛下息怒，相爷息怒。‘大漠孤烟落日圆，湊诗一句贻经年。若冰非若水，知古不知古’。”说到这里，樊若水从怀里掏出一卷画轴，跪于殿前，“知古才疏学浅，不堪当此重任。如今想起那天在陛下面前的狂妄无知，羞愧难当。陛下明知小民不才，却不责不罚，以礼相待。如此厚恩，无以为报，唯有以此长江天险图进献，愿助陛下早日成就统一大业，让南唐百姓和大宋百姓一样，过上安宁富足的生活。”

太祖大喜，接过地图。原来那年科考失败沦为笑柄后，樊若水一怒之下，来到离金陵只有80多公里的军事重地采石矶。他白天扮做渔翁，在江边垂钓。到了晚上，他就拿出一团丝绳，一端系在南岸，然后划起渔船，带着绳子扯到北岸。如此往返几十个回合，把这段长江的宽度、水流、地形地貌等信息，摸得一清二楚。

公元974年10月，宋太祖接受樊若水的建议，用船在长江上搭起了一座浮桥。宋军突破长江天险后，在江南如入无人之境，不久就兵临金陵城下。没过多长时间，南唐后主李煜不得不袒露右臂，出城投降。从那以后，李煜沦为阶下囚，日夜以泪洗面，只能在宋朝的天空下哀叹：问君能有几多愁，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。

民间传说读后感篇五

土匪二阎王禁不住诱惑，率部投降了日本鬼子，被任命为我们这一带的保安队长，主要是与抗日联军对抗，阻止抗联与百姓接触，孤立抗联队伍，切断抗联队伍的粮食衣物补给。在任命二阎王的同时，鬼子又强行并屯，指定韩家沟最有名望的韩四爷为屯长，并把韩四爷念过洋学的儿子韩少宝带往县城鬼子大营当了翻译官。

这天夜里，抗联小分队在屯外的小狼山上，与二阎王展开了激战，炒豆般的枪声整整响了半宿才结束。天一放亮，便有消息传来，二阎王的人马全军覆没，二阎王下落不明。抗联小分队在天亮前不知去向。

韩四爷刚洗完脸，几个壮丁押着两个负伤的人进来。韩四爷一看两个人的装束，便知道是抗联战士，显然是昨晚与二阎王激战时受伤掉了队。一壮丁说：“四爷，这两个人受了伤躲在柴草垛下，被我们发现了。”

韩四爷不高兴地训斥壮丁：“胡闹，抓他们干什么？放了。”

壮丁一愣，忙说：“四爷，鬼子说发现抗联不报告，要杀光全屯人的！”

韩四爷瞧着两个抗联战士问道：“你们是抗联吗？我看你们不像嘛！”韩四爷有心放过两个受伤的抗联战士。

两个受伤的抗联战士自然明白韩四爷的心意，但他们不忍让全屯百姓遭殃，一挺胸膛说：“四爷，您的心意我们领了，我们就是抗联，您还是把我们押到县城吧，不能因为我们使全屯人遭殃啊！”

韩四爷眼睛潮润，望着两个抗联战士激动地说：“我韩四也是个中国人呐。我怎么能把你们交给鬼子呢！”

“哈哈，好哇韩四，你想私放抗联。”门外突然一声冷笑，接着跨进一个人来，正是不知死活的二阎王。二阎王一瘸一拐，显然腿受了伤，也不知道昨晚藏在哪里捡了一条命回来。一见二阎王，韩四爷倒吸了一口冷气，强装笑颜说道：“我哪敢私放抗联呐，我一条命虽不打紧儿，全屯可是几百口子人呢。”

二阎王轻哼一声：“知道就好。”走到两个抗联战士面前，凶恶地骂道：“妈的，把老子的人都收拾了，还打伤了老子一条腿，今天就拿你们来抵债。”说着拔出枪来。

“慢着！”韩四爷一声断喝，望着二阎王说道，“这俩抗联是我们抓到的，你没权利杀。”

二阎王冷眼瞧着韩四爷：“不杀他们，难道你想把他们放了，你不怕皇军要了你和全屯子人的命？”

韩四爷看看几个壮丁，壮丁们已经后悔把抗联战士带回来了，他们更恨二阎王。韩四爷刚要说话，从外面跑进来一个人，竟是韩少宝。韩少宝一身洋打扮，小背头抹得油亮，气喘吁

吁进来，欣喜地叫道：“爹，是抓住了两个抗联吗？”

韩四爷一看儿子的模样，心里忽地一沉，望着儿子对抓住抗联一脸的兴奋样，心喊完了完了，这才多长时间啊，儿子就完全变成铁杆汉奸了。韩四爷厌恶地瞪了一眼韩少宝问道：“你咋回来了？”

韩少宝望着两个抗联战士，一脸喜色地说道：“昨晚这枪声响了半宿，皇军叫我回来看看，一进屯就听说抓了两个抗联。爹，皇军可说了，抓住一个抗联给二百大洋的。”

韩四爷